

光岳文丛

土琵琶

李立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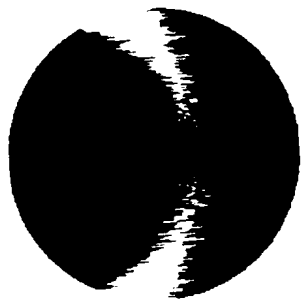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光岳
文丛

土琵琶

李立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琵琶/李立泰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2
(光岳文丛/一帆主编)

ISBN 7-5059-3613-1

I. 土… II. 李…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1690 号

书 名	光岳文丛—土琵琶(李立泰著)
主 编	一帆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元平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聊城三名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00 千字
印 张	84.75
插 页	24 页
版 次	200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613-1/I·2767
总 定 价	180.00 元 本册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作者简介: 李立泰(原名李履泰),聊城斗虎屯人。“文革”中毕业于临清一中,函授大学文化。曾种过地、挖过河、筑过堤、当过临干,任过文化站长、镇委秘书、挂职副乡长等。现任东昌府区民政局纪检组长。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村风·国风》和《李立泰中短篇小说集》。曾获全国范围的文学奖十余次。自1992年先后被中共东昌府区委、东昌府区人民政府,中共聊城市委、聊城市人民政府选拔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土琵琶》是近几年发表在《延安文学》、《山东文学》、《文学港》、《济宁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上的小说结集,仅是作者出版的第三本书。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区文协副主席,聊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立泰,你真不易

——(代序)

左建明

“不易”,这是挂在家乡老辈女人嘴上的话。含了生活的艰难,也含了成功的赞许,而且有一种苍凉的味道,色彩也如黄河故道上的沙丘与枯草。送给立泰,再合适不过了。

你好像是外八字脚,是吗?有一次,你从我家离去,在狭长的胡同里走,我从背影上发现的。当时一点遗憾,心想,挺帅的小伙子,怎么这样走路。

那是一种不易。常年的体力劳动所致。

文化站干部转正考试,你竟名列前茅。我得知了你的分数,说,谁也甭找了。谁也挤不了你。但你总放不下那颗吊起来的心。

你常常带稿子找我看。斗虎屯离聊城大约有五十里路吧?小说都很短,文字跟人一般憨厚。我心里有种莫可奈何的沉重。我想说,算了吧,立泰。

偶尔有两次你拿了《农民报》让我看。上边有你的小说。你残酷地压抑内心的喜悦,谦虚地自嘲自贬。我满面笑容说鼓舞的话,心里却像嚼苦苦菜。

我去济南,你调聊城。你说真可惜,老撵不上。后来,你果真撵到了济南来了。你上了文学讲习班。

这着实出我意料。麦子快要黄了。镰刀要磨，草绳子要拧。家里等着你呢！

那天我去讲课。我不知道自己胡诌了些什么，只觉得文学是一个刁钻放荡的女人，勾去了多少人的心肝魂魄！

而你却一往情深。痴恋得让石头发抖。

我先后在《胶东文学》、《时代文学》、《山东文学》等期刊上读到立泰的小说。我肃然起敬，心里涌起一股热流。我想起伽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那场惊心动魄的爱情。

这会儿，我桌子上放着 1990 年第 11 期的《山东文学》。立泰把我带到他的“腰窝镇西郊”，去领略了漂亮的水玲，大街上端坐着的吴检查，勇谋在身的马特派，以及二把式和烟酒小贩们。我很吃惊，立泰怎么忽然“大气”了？他从生活中跳出来，站在一个很高的视角，绘制出一幅活泼泼的小镇人的生存图。这幅图画，并不吸引你去关注某一事件的结局，你从中也并不能悟出什么哲理。然而这图画仍然吸引你。可笑乎？可叹乎？可悲呼？都不尽然。读起来很轻松，信马由缰，读完之后，却又陷入似懂非懂，乍明乍暗，亦庄亦谐的境地。立泰，那女人对你回眸一笑，你笨而不迂，不失时机地捉住这一笑。此乃幸事啊！

语言也简炼精彩。如，“水玲漂亮得太残酷了。把她们逼上了死路”，“当她父兄找来，木已成舟，尊重了事实，没闹乱子”。

小说似可再细一点，篇幅再长一点。叙述语言可再文学化一点。

立泰，你天生不是短跑选手。然而，你很可能在竞走或马拉松比赛中夺标。我愿做你的啦啦队员，可好？

原载 1991 年 1 月 14 日《作家报》

目 录

立泰,你真不易	
(代序)	左建明(1)
小李乡长	(1)
胖司务长	(18)
瘦炊事员	(21)
好人	(24)
酒说	(26)
绝版	(32)
故道秋韵	(35)
我没拾戒指	(38)
乡大院里过阴天	(41)
推磨	(43)
优惠券	(46)

短篇三题	(48)
香港,您早	(53)
耀五爷	(56)
三人办公	(60)
妇联主任	(62)
大雁听过我的歌	(66)
九月熟风	(72)
富马庄	(76)
那年冬天演节目	(79)
民政助理员	(82)
滕州一夜	(86)
村北的桥	(89)
土琵琶	(92)
局长不在家	(95)
谁摘走了冬瓜	(97)
那年春旱	(100)

同桌同学·····	(103)
第一次发表作品·····	(106)
关于氨水·····	(108)
验收之前·····	(114)
生活的魅力	
——《验收之前》浅析·····	姜建国(160)
秋天的故事·····	(163)
公社诗人·····	(172)
那年春天奔小康·····	(178)
龙得水这个人	
——《那年春天奔小康》读后·····	姜建国(229)
特派员·····	(232)
秦大嫂·····	(238)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代后记)·····	(247)

小李乡长

小李乡长是挂职副乡长。今年4月被县委下派干部办公室派到乡里工作。临行前的晚上,妻子噘着小红嘴儿坐在沙发上,扭脸儿不看小李。小李看着她的脸色:“玉芳同志,要顾全大局……县委定了,咱谁能改变啊。”

“你别给我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我想通了还不行。”

“谢谢你的支持,我会挤时间回来看你的,放心。”

“憋玩意儿还不抓紧哩”她没等小李乡长发起总攻,就缴了械,两人几乎一夜没合眼,有说不完的话题。都觉得好,好得空前。

早晨起床后,小李乡长忽然听到一声普通话,味道极好:“李乡长——”

原来是小妻子玉芳的模拟训练。

“说真的,我就怕操这种口音的人喊你。”小妻子说,“三喊两喊就把中共党员李乡长喊腐败了……”

“还是全国人民的那句话‘头发长见识短’,你,玉芳同志不会改革开放一下把见识变成头发。”小李乡长说,“不放心,你随军。”

.....

小李乡长一出现在乡政府的街上就把大姑娘小媳妇的目光拽到他脸上去了。玉芳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县里才来的小乡长儿。”她们的儿化韵很重。尽管她们听说了小李乡长的大概情况，然而一见之下，她们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四月是一个草绿花红、蜂飞蝶舞的浓情季节，年轻的、潇洒的小伙儿李乡长，唇润齿白地与这个季节融为一体。

乡政府分工，小李乡长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一把手说计划生育难干，熟悉的领导人不好办了，叫生疏的小李乡长分管会好些。

初来乍到的，小李乡长先摸情况，计生办的同志把有关数字提供给小李乡长，育龄妇女人数啊，双女结扎户啊，新婚个数啊等等。

开始几个星期天，小李乡长都有机会坐乡里进城的车，回县城和小妻子团聚，帮助她忙忙家务，甚至接接星期天上兴趣班的孩子。小妻子还算满意。

渐渐地，小李忙起来了，这项工作确实有其特有的复杂性。小李乡长虽是挂职，但他按任实职要求自己，一定干出成绩让县委放心。紧紧张张一段日子过去了，小李乡长瘦了不少。几个星期没回家，电话里玉芳生气地说他把家忘了，才当官儿几天就变质了。难怪人家告诫我，男人有了权变坏。

这30多个日日夜夜，小李乡长可是做工作了。妇女干部们愿意围着小李乡长转，小李乡长确实有吸引力。

正像学生喜欢哪位老师，哪位老师教的功课就学得好一样。他乡的计划生育工作走在了全县的前列，县委决定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派人帮助乡里作会议准备工作。

各村的女干部们工作都加大了力度，暗暗地较上了劲，都愿意叫各乡的人们到自己村上去参观计划生育服务室，在小李乡长面

前露一手儿。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现场会的时间里，玉芳悄悄地坐公共汽车来到乡里。那日乡里逢大集，人乱哄哄的在乡大院里转悠，玉芳随着人流找到小李乡长。她差点晕倒了！这么些个“小妖精”守着他。她镇静了一下，决定潜伏下来继续考察。

原来是县里开现场会。那些人有县里的，有不少她认识，是筹备会议的。玉芳的脸刷地红了。上午半晌了才开会，她猛地出现在小李乡长的面前。小李乡长一惊：“你咋来了？”她一笑说：“来看看你死了没有？”

“李乡长，该你发言了。”小李乡长慌忙上台，下边“哗——”地笑声如浪，原来小李乡长左腮帮子上印着个小红嘴儿。

县里计划生育工作现场会后，小李乡长夫人没回城里。原因是县委、县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小李乡长要马上加大工作力度，以更高的标准，经得起地区检查，省抽查验收的标准要求自己。

双女户一律结扎，育龄妇女的怀孕，透环检查。特别要抓好死角死面的工作，促进工作的平衡发展。小李乡长又要紧一段了。

小李乡长夫人玉芳同志这一个现场会教育好了。消除了疑虑，加深了了解，对小李乡长更爱了。只是小李乡长上台发言前那一个热吻弄得太鲜艳了。狠不得上去给他擦擦……

同志们有的一口一个乡长夫人，玉芳就不大愿听，她愿意让同志们喊她的名字，玉芳多受听啊。乡里就是乡里。

玉芳才三十出头，正在好时候哩，是风华正茂、风韵突现的年纪。在这青春岁月小两口两地分居，不能怪小李乡长刚一接通知下乡时她想不通。乡长就是乡长，水平比她高，大小也算个领导人儿了，小李乡长的宏伟蓝图一描绘，玉芳就听直眼了。

将来小李挂职期满，回城提拔提拔到个局里当局长，局长家就可以装电话了，局长也能坐小车了，局长也有人给送礼了。我不能叫小李局长收礼，我这当家属的也不收，不能叫小李腐败了……她想到这里偷笑了。想好事哩，他那样的当了局长了哇？！你知道局长咋当法，别看你整天大学大学的。本科也没局长专业。咳，咱也不能小看自己，这乡长人家不是当的也满可以吗，书记县长还拍小李的肩膀来哩。这肩膀可不是随便拍的，这一拍就是压力，就是鼓励，就是满意，就是动力，就是大有希望……

有朝一日小李当了局长，我光叫他办好事积德行善。咱顶看不起那种搞腐败的了，不缺吃不缺喝的，要人家的干嘛。社会上流传着一首精神不文明的歌谣，不是这样说吗：自己的饭基本不吃，自己的工资基本不动，自己的家基本不住，自己的老婆基本不用……她一想到这一句，浑身就一阵颤栗。

看来我的决策是正确的，应该在这乡里住两天。

小李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是才腾出来的机关仓库，仓库里也就是些旧桌椅烂床之类。里间里吊顶是糊的报纸，基本上是文物了。

“住这乡下的破房子你不嫌脏啊？”小李乡长问玉芳。

“脏怕什么，只要心灵干净就行。”玉芳笑咪咪地说。

“是的。条件再艰苦，也赶不上孔繁森同志的西藏阿里苦。”小李乡长爬到政治题上。

“俺盼你当学习孔繁森事迹的模范，盼着你快进步。”玉芳觉得像 50 年代的两个热血青年在谈恋爱。

他俩会心地笑了。在这小小的穷乡僻壤的最高权力机关里，床上吊顶的报纸是批判《三上挑峰》的文章，墙上半拉块的样板戏剧照李铁梅生长出胡子，阿庆嫂戴上了眼镜，十分滑稽的“文革遗

风”气氛笼罩着久别胜新婚的一对。

叫小李乡长不长嘴的是，晚上竟停电了。不过这倒可玉芳的心。蜡烛光透过来，显得微弱、朦胧、幽静像深夜的眼睛。乡政府几排房子就像梦中的幻影，影影绰绰。若有若无。夜的灵魂稀薄，如风、如雾、如梦，这里居然传来火车的长鸣，那声音好像从李铁梅、阿庆嫂背后射穿过来。几声远远的狗吠，让人想起这缥缈空旷的大自然中有顽强的生命存在。他们在凉爽的夜风中相拥在一起。

玉芳很快推开了小李乡长，说：我听着有人。小李乡长支起耳朵听了听，没声响，他说没人。不过这使他想起几双鬼鬼的眼睛……

这一夜，他们温柔、幸福地躺在一起度过下乡一夜。远离城市的热闹喧嚣，他们互相交流着工作上的成功和失误。他告诉她这里淳朴的乡风民俗乡领导对他工作的支持和培养，她则诉说着生活的艰辛。做饭买菜接送孩子辅导作业生病喂药等等等等。他只能加倍地补偿取得谅解。他们在这土味十足的乡村房间，闻着潮湿的泥土气，在粗糙而简陋的床褥上接受着爱对皮肤的摩擦。

早晨玉芳早早地起来，冲好鸡蛋茶，喊醒小李乡长起床。这短短两天我要当好内当家，照应好他。她对他说：“你把墙上的东西换一换，你看甚至还有“农业学大寨”的标语。他笑着回答“这个环境太文学化了，我要的就是这种东西。它将成为我的一笔财富……”

乡计划生育服务站，上午查出一个育龄妇女，怀孕了。可是她生殖器里放着节育环哩。她说，环是您服务站给俺放的，怀孕了能怨俺。流产的工作做不通，您透视了环儿很正。官司打到小李乡长办公室，小李乡长只能做工作让她去流产。这时玉芳在里间屋

听清了,把小李乡长喊过来一说。小李乡长叫服务站上对她重新检查。原来那妇女在三角裤头上缝了个铁丝圈。位置对的相当准确,所以透视的报告也说环很好。玉芳处理此事立了一功,成绩记在了小李乡长本本上。小李乡长在乡里的威信更高了。简直成了抓计划生育工作的行家里手。

两天一眨眼就过完了,特别是玉芳觉得时间太快,要回城了。临走对小李乡长说:七月一日一定要回城里,迎香港回归哩,全国放假。小李乡长说一定回家。还有,那个跟你争论问题的同志不孬,是个口直心快的人,别在意。啊。小李乡长说:我心里有数。玉芳说:可是有数。有数还说一大?!……

这个谜底应由乡里几个“活宝”来解释。那晚上听小李乡长的房,大概是在玉芳体会深刻的时候出题测验小李乡长:“李儿,你说一大零大?”小李乡长顺口一答:“那当然是一大!”

“憋玩意儿,不动脑子。嘻嘻嘻……!”

春节快到了。小李乡长小时候最盼过年了,恨不的一天天的数手指。他认为实质的东西是,往肚里吃点好东西,解解馋。

才三十出头的李乡长,现在就不怎么盼过年了。他不是不愿意吃好东西,而是现在的吃喝跟他小时的生活比起来,可以说天天过年了。眼下他是怕过年。记得那会过年好说年关,这不也应该说年关了。

他愁的是年关送礼。送礼风已刮遍大地,只搅得天昏地暗,人仰马翻。不知怎么搞的。你不送点东西就觉得心里没底,就觉得不近乎不知己。话说回来,人性人情,总不能光用嘴皮子去说吧,说的再好,怎么表示心情啊……再一说,送多送少总有边吧。送多了拿不起,送小了怕领导嫌少,说看不起人,起负作用。这是小李

乡长心里真犯愁的……就这点工资。得孝敬父母，岳父岳母家也马虎不的，实在是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他打心里欢迎县委书记廉洁勤政，狠刹春节送礼风，家属院设‘廉政岗’。请同志们别往我那儿去，别因为给我送礼，把一原本很有政绩的同志的好形象扭曲了，叫我认为你是搞歪门邪道的人打入不可重用之列。

这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新县长讲的更绝，他讲，你也别去，去了我不客气，把东西扔出来：希望我们大家过一个廉政祥和的春节。小李乡长的爱人玉芳同志是高参。说小李别惹了，你听领导讲话哪篇都能登人民日报。领导开的会都能上新闻联播。只是全国的会太多了，每天要数以万计不是虚夸吧。上至中央下到村委会，那会海里的领导同志能碰上李修平张宏民谁的难啦！

你瞎叨叨啥？！我看书记县长讲得情真意切，不像做表面文章，说过你多少次啦，头发长见识短！别光听社会上的言论。噢，你当个小破乡长儿就这么马列啊？给老婆打官腔。行，听你的，春节光蹲家里，写你的诗歌，看看明年有你的好果子吗？

看看，形左实右不。我也没说绝对的春节不串串门啊。嗯，只要你听我的，那钱也好说。俺还不是为你好啊，你实心眼光听领导讲的不叫你送礼，要是领导在会上动员发动各级都给他送礼，那还了得吗？我没告诉你，别按领导说的去做。俺公司的经理，会上讲的比画眉还好听哩，你咋知道经理心里的事？那次叫俺们几个科室年轻的女同志去陪他“公关”，跳着跳着舞他捏我一下。小李乡长的眼一瞪，捏你哪儿啦？没事儿。我你还不放心吗？这是现身说法，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小俩口儿，经过耐心的研讨，最后统一到玉芳同志的路线上来。先送送表表心意，也算探索一下行情。玉芳说先用她的年终奖金。他们拉了个清单。一个一个的排了一下。

小李乡长想过几天再行动，玉芳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她用《水浒传》上《好汉歌》里的一句词。春节期间中央台正播电视剧《水浒传》哩。《好汉歌》她唱的还行。

行动的结果很令玉芳失望。他俩连着跑了三个晚上一家也没送进去。书记、县长、部长家都兴锁门。好说歹说过了“廉政岗”，但家门进不去。别看礼没送出去，小李乡长家却来了送礼的。有留下纸条的，有告诉老太太姓名的。当然玉芳的母亲也告诉不清楚。

小李觉出了问题。上边抓好了，下边的工作量也不小。他说把东西带回乡里去，给乡敬老院的老人们过年。并叮嘱玉芳谁来也不行一份儿也不收。玉芳表态，咱学书记县长，我保险不叫你腐败了。

小李乡长写了个字条贴到自己的门上：有事请到乡里谈，谢谢合作，把礼放下你轻松了，却让别人沉重。玉芳念了一遍一撇嘴：写个廉政条也“践”。

小李乡长听说这件事是在乡供销社采购站临街的厕所里。

他没离地方，心里就惊吓地哆嗦了一家伙，直接影响到他小解的进程。

只隔一堵矮墙的女厕里，两个女人蹲着对话。她们的开场白就不介绍了，全是女人的老一套。关键话就那么两句：

“唉，你听说了吗？关庄那个事。”

“什么事啊？”

“一个家里人儿，结扎了老不封口，净往外流水。”

“咳哟，那可厉害了，弄不好一辈子干不了么了。”

小李乡长好象解了半拉就快步回乡政府了。